

国际 深度

【现场】秘鲁：5年内出现第6任总统后，这里掀起了一场仍在持续的反抗

三小时内，这个国家发生了政变、政变失败、总统被弹劾、总统试图逃跑、总统被逮捕……



2022年12月8日，秘鲁利马，被拘捕的总统卡斯蒂略（Pedro Castillo）的支持者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。摄：Sebastian Castaneda /Reuters/达志影像

特约撰稿人陈映好、Nick Aspinwall 发自秘鲁库斯科 | 2022-12-28

【编者按】政变、政变失败、总统被弹劾、总统试图逃跑、总统被逮捕，这一切，都在12月7日的三小时内，发生在南美洲国家秘鲁。当天原副总统接任总统一职，成为秘鲁5年内第6位总统。本以为人民对频繁替换总统已经麻木，但几日后，人民罢工，上街抗议，要求解散国会、立即举办大选，以及起草宪法，抗争的烽火迅速从安地斯山脉地区的城镇延伸全国各地，掀起一场仍在持续、却已有至少27位抗争者牺牲的公民抗命。

5年内的第6任总统

12月7日，在秘鲁国会准备针对时任总统卡斯蒂略（Pedro Castillo）进行第三次弹劾投票之前，卡斯蒂略在没有警察与武装部队的支持下，迳自发起“自我政变”，宣布解散由反对派控制的国会，实施宵禁，并成立紧急政府。但在不到三小时内，卡斯蒂略遭到国会弹劾下台，并在逃离总统府途中，被警方带到警局，检察官办公室以“叛乱罪”和“违反宪法秩序”罪名逮捕。

这场荒谬的政治闹剧，成为秘鲁史上最短的政变。

“我很开心告诉你，秘鲁刚发生一场政变，欢迎来到秘鲁！”31岁、来自首都利马的那玛塔斯卡（Kiara Namatsac）起初仍开玩笑地说，“这是我们在5年内的第6位总统，多到有些名字我也叫不出来。”她耸耸肩。

原副总统迪娜·博卢阿特（Dina Boluarte）在同日宣誓接任总统，成为5年内第6任、还顺便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女总统。即使几乎没有人为此感到骄傲或兴奋。





2022年12月7日，原副总统迪娜·博卢阿特（Dina Boluarte）在国会宣誓接任总统。摄：Guadalupe Pardo/AP/达志影像

秘鲁从2016年陷入政治危机，就没有一任总统完整当满五年。上一次政变，是在Covid-19疫情爆后的2020年底，人在利马的那玛塔斯卡，与数以千计的抗争者，一起走上街头。“就在我参与抗议的隔壁几个街区，有其他的抗争者被警察直接开枪杀死。”

那场抗争，没有好的结局。秘鲁在一周内历经三任总统，甚至有三日，秘鲁呈现真空的无总统状态。“这是我经历的第二次政变，国家宣布紧急状态也不是少见的事，我们已经麻木了。”那玛塔斯卡说，多数人也知道，上街抗议几乎无法换来想要的结果，与其说是麻木，更多是因彻底的失望转为冷漠。

当天我和那玛塔斯卡在神圣山谷（The Sacred Valley）的街道上，一切如常，像是什么也没发生。

但连她都没有预料到，平静几日后，抗争烽火迅速从安地斯山脉乡村地带向全国蔓延开来，掀起一场仍在持续、却已有至少27位抗争者牺牲的公民抗命。

人民受够长年政治的动荡，上街抗议更让人民反感、贪腐成性的国会，多数抗争者的要求包括解散国会、起草宪法以及立即重新举办大选。根据秘鲁研究所（Institute of Peruvian Studies, IEP）的最新民意调查中，国会仅得到10%受访者的认同。

抗争者发起罢工，在全国各地用燃烧的轮胎、切断的树干、甚至是肉身做路障，瘫痪国家主要的交通干道以及飞机跑道，试图施压政府与国会；观光重镇库斯科（Cusco）的机场，以及第二大城阿雷基帕（Arequipa）机场因此关闭数日，导致数千名国际旅客受困。有些观光客滞留在秘鲁最受欢迎的印加遗迹马丘比丘附近山区，其他则有因尝试逃往邻国玻利维亚，在旅途中挨饿受饥。





2022年12月16日，48岁的抗争领袖里奥斯（Nelida Kcalla Ríos），与数十位抗争者，在库斯科市中心广场的石阶上抗议，要去政府解散国会、重新举办大选、重拟宪法，以及释放前任总统卡斯蒂略（Pedro Castillo）。秘鲁政府在12月14日，宣布全国进入30天的紧急状态，暂时禁止公民游行集会的自由。镇暴警察站在示威群众后方随时预备。摄影：陈映妤

48岁的抗争领袖里奥斯（Nelida Kcalla Ríos），带著示威群众，包括她20岁的儿子，在秘鲁安地斯地区的观光重镇库斯科，用著大声公，在兵器广场（Plaza De Armas）的教堂石阶上，大声地喊著口号。里奥斯来自库斯科，两个孩子的母亲，本来是位营养师，目前正在市区的大学进修护理科系，她用闲暇时间上街抗议。这场全国的抗争，是得到秘鲁总工会（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del Perú，缩写为CGTP）的支持，抗争者主要包括工人、农民和原住民，也有不少年轻的学生。

“我们正在发起一场长久的抗争，”里奥斯振振有词地说，同时广场上有近百位人民组成的抗争队伍经过。“我们不会停下来，这个对我们国家只有负面影响的国会，我们不要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聆听人民、代表人民的国会。”

这已经是里奥斯第八天出现在抗争现场。





2022 年12月20日，秘鲁库斯科广场，示威者点燃一个自制的棺材，棺材上有秘鲁现任总统总统迪娜·博卢阿特（Dina Boluarte）的照片。摄：Michael Bednar/Getty Images

“纸牌屋”

新任总统博卢阿特在12月14日，通过全国进入30天紧急状态（state of emergency） 的法案作为回应，该法案暂停公民集会与过境等基本自由，并且赋予国家警察部队，执行此法案的权力。部分抗争主要地区，也颁布宵禁。在库斯科，警察会在接近晚上8点时开始清场。采访里奥斯当天晚上，镇暴警察在众目睽睽下，压制一位仍在广场上游荡的年轻抗争者，并将他送上警车。

据当地新闻报导，国家军队与镇暴警察以武力驱赶集会游行民众，导致至少27位抗争者死亡，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年轻人。12月16日，秘鲁中部的Ayacucho地区，军队对占领机场跑道的抗争者开枪，至少8位抗争者丧命。

秘鲁政府以紧急状态合理化其针对抗争者的军事镇压，被许多政治分析专家与秘鲁公民，视为是自1990年代以来，对国家民主最严重的威胁。上一次，是1992年，右翼政府以打击左翼恐怖组织光辉道路（Shinning Path） 为由，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，禁止公民集会游行的自由。

但这些都未阻止秘鲁举国上下，从乡村到城市，像里奥斯一样坚定的抗争者。





2022年12月16日，抗争者在库斯科市中心的广场石阶上，举著包括关闭国会、重拟宪法以及立即重新举办大选的标语，许多捧著蜡烛，纪念在抗争中逝去的死者。摄影：陈映妤

在库斯科广场上，一些参与游行的秘鲁公民，点起蜡烛，纪念在抗议中死去的抗争者。有些则穿上安地斯羊驼斗篷，打著鼓，吹奏著传统的长笛和排箫，用激昂的音乐表达对秘鲁时政的不满。许多抗争者更要求释放卡斯蒂略。

库斯科是来自世界各地观光客，前往马丘比丘的第一站，也是现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前总统卡斯蒂略的主要票仓。

53岁的卡斯蒂略，来自秘鲁北部偏乡Peña，是农民之子、小学老师，还曾担任工会领袖，他竞选时期的座右铭是：“在富裕的国家，没有穷人。（no more poor people in a rich country）”，因此特别获得安地斯山区人民广泛的支持。

里奥斯上街抗争的其中一个诉求，就是要求释放卡斯蒂略。“我没有支持特定党派，但我认为应该要尊重民主，卡斯蒂略是全国民选出来，并获得超过50%票数，国会不能想罢免就罢免他。”里奥斯强调，“我捍卫的是秘鲁的民主。”

2021年中的总统大选，卡斯蒂略以些微差距，击败极右派对手藤森惠子（Keiko Fuhimori）——她是贪腐出名，并因违反人道罪正在服25年刑期的前独裁总统藤森谦也（Alberto Fujimori），的女儿，成为秘鲁民主史上，第一位来自安地斯山区、并且与来自首都利马的政治精英没有关联的总统。

在卡斯蒂略12月初被国会弹劾后，哥伦比亚、玻利维亚、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左派联盟总统表态对他政权的支持。卡斯蒂略在他的第二次法庭听证会上，表示他受到了不公平的拘留，并声称他“永远不会辞职”。



2022年12月7日，秘鲁被罢免的总统卡斯蒂略（Pedro Castillo）在警察的陪同下被关押在警局。摄：Renato Pajuelo/AP/达志影像

“我们在民主国家，选出了卡斯蒂略，对，许多人并不喜欢他，但他确实是赢了。”35岁来自库斯科的人类学者罗卡（Rudy Roca），坐在同一个教堂前石阶上参与和平抗争。

罗卡认为秘鲁的政治危机，应该追溯到1993年。由时任右翼总统藤森谦也推行的宪法。前一年，他发动“自我政变”，解散国会，削弱国会的反对势力，并草拟新宪法，合法化他的专制，让他在贪污风波与迫害人权指控下仍二度连任秘鲁总统，直到2000年，才因国内外反抗的压力下台。

该部宪法一直沿用至今，也被视为是造成秘鲁政治动荡的源头，其中包括允许国会在没有特定原因之下，只要通过三分之二门槛的票数，即可弹劾总统。此宪法也导致新上任总统，很难取得国会多数，使得行政和立法两权，经常处于分歧状态。

“这导致我们历经的是超过三十年、长期的危机。”罗卡说。“我不知道（秘鲁的政治体制）会不会有一日像纸牌屋一样全牌崩溃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不论换了几任总统，举办几次大选，这个问题不会立即的被解决。”

“我们就像石头抵挡高墙”

秘鲁是世界第二大铜生产国，但多年的政治动荡，使得国内经济问题层出不穷，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分配和发展也长期被忽视。3300万人口的秘鲁，有四分之一生活在贫穷线底下，外加新冠疫情与俄乌战争影响，秘鲁面临民生物价飙升与粮食危机，根据联合国粮食组织11月报告，秘鲁已成为南美洲粮食供应最不稳定的国家。疫情期间，秘鲁也因公共医疗系统失能，Covid-19死亡率一度成为全球最高。

“我到35岁，还没有稳定的工作。今天我如果发生什么事，我没有办法确保有没有公立医院可以救我，这是我们大部分生活在此的处境。”罗卡说，他虽是白领阶级研究员，仍称自己在身为秘鲁人享有的权益，和劳动阶级没有差别。



2022年12月15日，秘鲁查奥，新政府已宣布进入为期 30 天的国家紧急状态，防暴警察和被罢免的秘鲁总统卡斯蒂略（Pedro Castillo）的支持者在泛美北部高速公路上对峙。摄：Hugo Curotto/AP/达志影像

重度仰赖观光业的库斯科，本来期待疫情后旅游经济回弹，也因为政治动荡而再受重挫。

“过去这个时候，餐厅一二楼都是满席的，”库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的老板斯特拉达（Carlos Estrada），坐在他空荡的店面里叹气。他的餐厅，铁门半开，面对街道的窗户还用一块木板遮挡著。附近的另一间餐

厅，疑似因为在罢工期间营业，而遭到抢劫和攻击。“在政府宣布30天紧急状态，餐厅人潮掉到只剩以往的25%,”他也预期，至少有上百万的旅客会因秘鲁的政治危机取消其观光行程，恐影响至明年三月。

承担著每月3000美元租金的压力，斯特拉达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“我已经考虑暂时关闭店面，也许我会去找一些机械维修的工作。”

另一间在乌鲁班巴 (Urumbanba) 镇上的咖啡厅老板娘，则是在抗争人潮穿梭在镇上期间，偷偷开侧门让我们进到店中，知道我们因抗争和罢工去不成马丘比丘，甚至因为临时路障，得徒步三小时从偏乡走到镇上，不断向我们道歉。“我真的非常抱歉，秘鲁是一个很美的国家，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也很痛心。”她边说，边同时注意窗外，害怕路过的抗争者，会因为他们未配合罢工而攻击他们。



2022年12月14日，数百位工人、农民和原住民在安地斯山区乌鲁班巴(Urubamba)游行示威，队伍行经一道墙，墙上的涂鸦控诉著12月7日才上任的总统博卢阿特 (Dina Boluarte) 是杀人犯。全国各地抗争烽火蔓延，已有至少27名抗争者死亡，数百人受伤。摄影：Nick Aspinwall

即使安地斯东部山区，在12月16日下午，交通逐渐恢复，店面也一一开始营业，关闭了四日的库斯科国际机场，也再有班机起飞。但库斯科市中心广场的抗争队伍未有减退。

“国会对于抗争者的死，没有任何的回应。”10岁的幼教系学生加西亚 (Maria Garcia) 不顾家人的后

国会对于抗争者的死，没有任何的回应，19岁的幼教系学生加西亚（Marta García），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和朋友在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后，出现在库斯科抗争广场前。这是她人生第一场社会运动。“我们就像石头抵挡高墙……警察没有保护我们，而是杀害我们。”加西亚说。

“（国家的）权力正在被转移到武装军队手上，警察正在杀人，”罗卡说，让他前来到抗争现场的最大动机，是无法目睹著自己国家，正从法治民主朝向军事化。“这已经是法西斯主义，是独裁政权。”

秘鲁国会在12月19日表决，同意将大选时间，从预定的2026年，提前至2024年4月，并规定现任总统博卢阿特应在同年7月，将权力移交给胜选者，但这并未缓解国内抗议人民的不满。

秘鲁统治高层的贪腐，与现行宪法架构下导致行政立法两权长期对立冲突，是秘鲁长期政局动荡的主因，恐怕难以靠一场提前的大选解决。对于像加西亚和罗卡这样的年轻人，秘鲁的前景仍然茫茫。

“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回到所谓的‘正常情况’，反而是已经把一日看似平静，隔日却不然，视为一种正常。”罗卡苦笑著说。她并不知道秘鲁的未来到底会如何，被问到是否会想离开秘鲁到其他国家读书生活，她回答得特别笃定。

“但我仍希望，有一天可以看到秘鲁的情况好转，到时候我希望能够回来，为国家做一些我能做的。只是我不知道，会不会有这个可能。”